

凡尘晓遇
专栏

3年前的秋天,84岁的爸爸从老街启程,他驾着白鹤,去了遥远的云端。但我的眼睛可以凝望到那个地方,我相信,他也可以凝望在大地的我。我们相互凝望,这是尘缘未了,思念无尽。云卷云舒中,那里面有爸爸翻动时光书页的声音,一篇一篇打开我们在尘世里相遇的那些篇章,琐碎平淡,也炽热心肠。在我的私人抽屉里,有一封字迹显得模糊的信件,那是平时面容忧郁感情内敛的爸爸写给我的掏心话。1998年秋天,那一年爸爸61岁,我29岁,是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在一个小镇单位工作,对文学狂热,遇到了报刊的黄金年代,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文章,我狂妄地认为,我可以辞职去做专业“作家”了,凭写作供养一个家的柴米油盐,供养我的精神生活。但爸爸坚决反对,那个冬夜,天气凛冽,爸爸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我读了,也止住了我任性的冲动,直到而今,我在一家小单位包浆漫漫的办公室里谨小慎微地工作着。写作,只是我在这个世间情感的内分泌。但我相信,文学的灯光永远不灭,照耀我形而上的精神生活。

附
爸爸写给我的信

儿子:

爸爸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说我的真实想法,毕竟,我比你年长32岁,吃的盐比你多,见的世面比你多。

得知你要从单位辞职,去从事你的文学事业,我和你妈妈这几天晚上都没睡好。你妈妈梦见你露宿街头,脚上连袜子也没穿,梦见你趴在桌子上写作睡着了,你的头发长得好长了。你妈醒来后,我还劝你妈妈,你要相信我们的儿子,他去搞文学,文学绝不会亏待他,文学可以养活他,让他过得好好的。

我要告诉你,我没说服你妈妈,她总是担心,你砸掉单位这个饭碗,你的日子会过不去。我也没说服自己,尽管爸爸相信你的文学才华。

你小时候在农村,很内向,不爱与人交流。你爱读书,你把我给你去学校当生活费的钱节约下来去买书,我和你妈总担心,像你这样内向的孩子,长大后能有一碗饭吃吗?你高中毕业后,我想找乡里的王木匠当你师傅,教你学门木工手艺给自己求一条生路,你不愿意,你蹲在稻田里看书,躺在玉米林里读书。你写文章到乡里邮局去投稿,投了好久,没发表一个字。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老家村子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凭的也是手艺上的大学,我7岁时就跟你爷爷学扎扫帚、编撮箕、簸箕、笕箕,我就凭这些编织的农具拿到乡场上去卖了作学费上学。记得那时,乡场上馆子里蒸的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好香,但我就舍不得买一个吃。我考上大学那

年,你爷爷杀了2只鸡请村里人吃饭,客人吃鸡肉喝鸡汤,他一口也没吃,就让客人吃,我上了大学,这是他最大的安慰。

你爷爷也是一个苦命人,25岁那年拖家带口和你奶奶从江边村子搬家到这个穷山梁,我小时候记得他在月光下开垦山梁上的荒地。你爷爷是一个勤劳之人,他一辈子就是把土地当成命根子。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只要有双手,就可以活下去。你爷爷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他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传家宝。但我看来,你爷爷一辈子摸爬滚打在泥土里一样,人要动手,靠劳动去求生活,这就是传给我们的好家风。还有就是,乐施于人。我记得那时,村里有人缺粮食,闹饥荒时扛一个空麻袋来我们家借粮,你爷爷奶奶二话不说就把粮食借出去了,其实我们家里也缺粮,自己省一省,也要成全别人家有粮吃。那些借出去的粮食,好多人家有时就“忘”了还,但你爷爷大度地说,他们的肚子吃饱了也好啊。

你18岁就考进了镇上的单位,乡里人很羡慕你的,说我们李家又有人找到一个铁饭碗了。说实话,看到你工作之余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也自豪。我没退休时,还把你发表文章的报纸拿到同事那里去炫耀。我在单位做了20多年秘书工作,没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个字,我为你而自豪。

但我看你没日没夜地写啊写,我还是很担心。担心你把身体搞垮了,你今后的日子到底怎么办,我肯定不会跟你一起变老的。1986年,你唯一的大哥患血癌走了,对你和你妈的打击太大了,真的是一夜白发。你哥哥临终前抓住我的手说:“爸爸,我只能做您的儿子19年,我走了,还有弟弟给您和妈妈养老。”你哥哥走以

后,我和你妈常常半夜里醒来就等天亮。你妈走路也感觉没力气了,感觉大腿里被抽去了骨头。

儿子,我说这些话,只是想你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不要只把自己的命运搭在写作这一棵树上。况且,我感觉靠文学去求生活,还是太辛苦了,我感觉去走文学这条路,还是太费劲了。我看你发表的这些东西,也大多是篇幅不大的小文章,今后你一旦在写作上断流了,写枯了,写才尽了,像你这种有些孤僻的性格,你上哪里去讨一碗饭吃?你爷爷传给我们后代的,是人要动手,人要勤劳,那么我想,你的单位就是你的自留地、责任田,你得靠勤奋工作去把单位的责任田种好,你才对得起那一份俸禄。我在单位几十年,获得的先进个人表彰也不少,我就是把自己的责任田好好种下去。你现在写作,为什么不当成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当成丰富自己业余生活的一种方式呢。儿子,我其实不指望你靠走文学这条路给我们家族光宗耀祖,现在国家发展这么好,你只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等我和你妈老得走路都困难了,还有你在我们身边照料一下就满足了。你哥哥走了,我和你妈只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我和你妈都需要你。

儿子,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我都剪贴下来保存着,有好大本了,留在我这里做个纪念,那是你辛苦劳动的果实。我说给你的这些话,你再好好想想。你也可以跟我谈谈文学,你写的那些东西,我现在还能够读明白的,不要熬夜了。

爸爸

1998年12月16日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能懂的诗

菩萨(外一首)

□黄愷新

石匠的凿子,都往好处想
把菩萨刻画得慈眉善目

神龛上的菩萨
像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
在母亲的心海,放长线垂钓
含辛茹苦的母亲,每天侍候菩萨
像侍候自己的孩子
而香火温度,总是低于人间

我那虔诚善良的母亲啊
一直不明白,自己
就是收养菩萨的好心人

杨家坪的街景

好看的街景往往瞬间即逝
真想把这一切看够,看彻底
最好把眼睛瞪得比宣纸还薄
贴在大厦的幕墙上

重庆人口过于密集
需要轨道交通、公交和人行天桥
需要超市、小面店和三伏天的火锅
110、120、119和志愿者属于标配

年轻人追赶生活的节奏
往往早于太阳,晚于月亮
匆忙的脚步声,像滚动播放的新闻
一位老大爷在大理石街面写字
篆书的三点水
像流经步行街唯一的小河

行人和满街的事物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瞬间,一字排开的细节串在一起
就是一幅绚丽的画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挤油渣

□吴洛加

进入“数九”后,天气似乎比去年还冷。放学铃声响起,孩子们欢呼着冲出学校大门,都穿着五颜六色的羽绒服,很多还戴着帽子、围巾和手套,一个个脸蛋像红苹果。

孙子挣脱我牵他的手,三两下脱了外套甩给我,撒丫子去追同学。我高声提醒他小心感冒,回答我的是:热得很,点都不冷!看着前面那群棉团般滚动的娃儿身影,我的思绪悠悠飘到了60年前……

那时我也在读小学。到了冬天,班里不少学生鼻孔下都垂着两条晶莹的长虫,其实那是清鼻涕。感觉快流到嘴里,鼻涕的主人便猛地一抽鼻子,“啾溜”声中,那长虫缩回了鼻孔,可一会儿又再次钻出,故而教室里到处都是抽鼻子的“啾溜”声。

现在分析,我们当年冬天之所以清鼻涕长流,缘于衣衫单薄受了凉。不是不愿意穿,实在是冬衣少而薄,基本抵御不住严寒。邻桌赵二毛的冬装是3件单衣单裤重叠穿,赤脚套着的则是姐姐穿旧的布鞋。

生长冻疮因此成为那时的常态,脸上、耳朵、手指、脚背,全都布满了一朵朵艳若桃花的红疙瘩,赵二毛最惨,冻疮不偏不斜长在鼻头,像顶了一颗八成熟的草莓,落下个外号“红桃A”。冻疮很怪,遇热便痒,钻心的痒,忍不住抓挠抠擦,结果破皮溃烂,痒上又增加了痛。不少人脚后跟破裂开了“冰口”,一动就冒血珠,苦不堪言。

重庆不同于北方,冬天不供暖,教室内外一样冷。坐上一阵,手僵了,脚趾也像不属于自己,于是不停地用嘴朝手心手背哈热气,双脚则使劲跺地恢复知觉。底楼跺,楼上也跺,声音响亮压过了老师讲课。

好不容易熬到课间休息,有谁振臂高呼:挤“油渣”!众皆响应,呼啦啦涌向了教室外面的走廊。这是一项比拼体力与智慧的群体活动,最受男生喜欢。假如有女生加盟,男生们立刻变成了骁勇好战的小公鸡。不过女娃对这项身体大面积接触的体力活儿持谨慎态度,要么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或者去玩她们自己喜欢的跳绳、打毽,同样可以增加热量驱除寒冷。

按胖瘦搭配实力接近的原则分成两队,全部摩拳擦掌背贴墙壁,领头人一声喊,双方便咬牙瞪眼发力,从两端往中间挤,肩膀扛,膝盖顶,屁股撞,目的是将对方成员从密不透风的人墙中挤爆出去。被挤爆的倒霉蛋甩一把热汗,顾不上整理凌乱的衣衫,跑到队尾再次加入新一波冲击。如是几次三番,直到有一方溃不成军举白旗投降。

身强体壮的崽儿往往是本队获胜的关键。记得有个杨胖娃,连留两级到我们班,个头比所有人大了一号,每次都率队冲锋陷阵,像开足马力的坦克进了羊群,屡战屡胜。“红桃A”个儿虽小但脑瓜灵醒,有一次主动请缨打头阵挑战杨胖娃。胖娃满脸不屑,两手环抱,任凭二毛

推搡冲撞而岿然不动。二毛这厮眼珠一转,突然伸手袭击对方胳膊窝,那胖娃天生怕痒,对阴招毫无准备,噗嗤一笑,腿脚便软了。二毛团队发声喊:“一二三,出去要哟!”便将胖娃挤出了人墙。

挤“油渣”会出汗,甚至大汗淋漓,根本不觉得冷。然而游戏之后寒风一吹冰凉依旧,很无奈。说穿了这是一个被寒冷逼出来的游戏,源于何时无考,我父亲说他儿时在下也这样玩过。当今孩子们冬天一个穿得像小狗熊似的不再冷,挤“油渣”再无需求,成了快乐+苦涩的历史记忆。

孙子张大眼睛听我讲了挤“油渣”的故事,突然问:哪个叫挤“油渣”呢?我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明天你就晓得答案了。

次日唤孙子进厨房看我操作。生边油切成丁,下锅小火熬煮,熟油舀出,锅内剩下油渣;火调至最小,用锅铲背面按住油渣反复使劲挤压出余油。我告诉孙子,几十年前的小朋友玩挤“油渣”,就跟这熬猪油一样,使劲挤压油就出来啦。

小家伙恍然大悟似地跳起来:太好玩了嘛,明天我也要喊同学们一起挤“油渣”!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